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四十二回 金翠梧看春動慾念 謝珊寶步月遇私情

蓮因看了冊子，心中就跳起來，想道：他說兩個月來不見一客，倒還考究這個，不知裡頭寫的什麼？就把第一頁揭開見寫著三十六宮，都是眷。七個六朝體字上款是幽貞館主人摹，下款寫情天仙侍題。蓮因道：「情天仙侍，是秋鶴的別號，原來秋鶴倒和他弄這個玩意兒，但聞得他兩人，從不曾有交情。秋鶴又常說斷斷不忍污了幽貞，為什麼親愛起來呢？可見他們都是說謊。但秋鶴這個人，我是知道的，他這般內媚工夫，溫柔體貼，怪不得韻丫頭被他迷惑。就是韻丫頭清華富麗，即我見猶憐，何妨老手乎？秋鶴飽餐秀色，甘之如飴了。但下邊到底畫的什麼，倒要看看。」遂再揭次頁一看，是三十六個編好的目錄。第一個目錄是鸞，因想道什麼是翔鸞呢？第二個是個風，第三個是跨鶴，第四個是扶鵬，又想道為何都取的鳥名呢？再看下面又改了是蜂迷蝶醉，蚊嘍蠅酣，阿嚇這些新奇名色，是什麼故事兒？又想道：我真是膠柱鼓瑟，何必看這個題目呢？看下面畫出的就知道了。於是揭起來，連看了三頁。蓮因雖然是修道清心寡慾的人，然年紀尚小，終是強制工夫，被這個冊子，引動春心，又想著以前秋鶴同他交情，不覺不能自主，便坐在榻上，手中這本冊子墜到地上，木板一驚，韻蘭驚醒了，說：「可是秋鶴？」蓮因一時立不起身，只得說道：「妹妹好睡，是我呢，你叫秋鶴怎麼？」韻蘭聽是蓮因，慌忙坐了起來笑道：「你也是鬼精鬼怪，怎麼也進來了？」蓮因笑道：「你門也沒鎖好。」韻蘭臉上似紅非紅的道：「阿嚇真個渾忘了，怎麼我糊塗到這個分兒。」說著已經走下牀來，見蓮因拾了地上的冊頁，因笑道：「幸虧沒有什麼典故，給你看去，這個冊兒，你做姑子的看不得的。」蓮因微微的紅了臉笑道：「倒畫得工致呢，是你畫給秋鶴看的？還是秋鶴請你畫的麼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不過玩意兒，沒什麼人的意思。」一語未終，只聽侍紅說秋鶴來了。韻蘭忙把畫冊收好，便向侍紅道：「你叫他今日不用來，有客人在這裡呢，也不要說是蓮姑娘。」侍紅連忙便去阻住了。韻蘭起身在牀頭，拿了磁盆，走進幕中好一會。蓮因恐韻蘭留心，千方百計想別的話，與韻蘭隔著幕中談講，又說他們都乘氣球玩去了。韻蘭道：「說起這個氣球，真也稀奇，能升到上邊去，那一天秀丫頭要玩，秋鶴、蕭雲同佩瓊找我同去，誰知馬姑娘到寧波去了，尚未回來。秋鶴自己算明白，這個機器，便去取了出來駕好，我們大家坐好，果然也能升起。豈知秋鶴但知舊法，不知新法，升到三四十丈，這個球還只願向上，不能橫行，走得空氣已經盡了，還不肯止。我們大家失色起來，覺著身子輕極，氣息也不能出入了，只好拌著一死。幸虧秋鶴人急計生，把輕氣管泄了，這個球便漸漸的下來，墜在西斜角草地上，已經離這園一里多路了。我們只得坐了小車回來，費了幾許心，把球拆卸，裝了回來。據說再高五六丈，這個球便不得下來了。」蓮因道：「為何不去請雙姑娘呢？」韻蘭說：「雙姑娘機器法子都是秋鶴教他的，算先生的學問，必然比學生通些，所以我們信。豈料這個氣球是新法，連秋鶴也不知道呢。」蓮因道：「據你這麼說，恐怕這回子馬姑娘也靠不定。」韻蘭道：「他是不要緊，聽說這個球，還能到月亮裡去。雙瓊說可到各處行星裡去那句話我不信，也不敢試。若試到月裡頭去玩，倒也『好呢。』」蓮因道：「我們中秋這晚上去，坐氣球好不好？」韻蘭道：「馬姑娘說，這個球雖然堅固，若要凌空，到極高地方，據說還要多聚了氧氣，方能到。沒得氣的所在，那個氣氣從地下不能通到天上。現在馬姑娘寫信回國請博學會請求，傳遞氣球的巧法，得了這個法，膽氣方大了。這個法兒，不知幾時可好？」蓮因道：「大約明年中秋終於好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冷秋取去一個氣球，比這個大些，不過行走不及這個高。幸虧軍前用，不要高的。」蓮因道：「不知這個球，能載重多少？」韻蘭道：「大約兩噸總好載的。」韻蘭口中說著公事已完，立起身走出幕中，口中銜著一條繡花花香色雙編羅帶。蓮因已替他在壽字香爐裡，燒了一爐香。韻蘭又叫小丫頭，舀了臉水來，一面洗，一面同蓮因講話。只見萱宜的丫頭琴娘走來說：「姑娘找蓮姑呢，說海印庵有信來，立等回音。」蓮因道：「到底何事呢？」琴娘道：「我不知道，姑姑回去就知道了。」蓮因便別了韻蘭出來，覺得小衣黏著不好走的，到了漱藥，便先換去了，方去看信，原來是太原餘玉成的信，說到後接到三封信並銀子，現在母親同丈夫新故，方才斷七，膝下無子，孤苦無依，也要想出家。閒想西湖上，地方最好，所以先來問訊。望乞收錄，立等回音。這信從海印庵轉寄來的，蓮因知道，勞二已死，想起他夫妻，從前待自己的情分，未免傷感了一回。就連夜定就了復信，明日寄去，請他到上海來不題。

這晚蓮因想著日間的春冊，又想秋鶴從前交情，兩人真比一人，又想玉成待己的意思，落難時節，幸虧他夫婦周全，致有今日，這麼一想便翻來復去的心事難平。原來蓮因的修道工夫，已是明心見性，到晚上必要打坐一回。這晚坐了，終覺不能自安，滲透了第一關，第二關總是格著。遂洗心危坐，勉強滲過了第二關，到第三關便滲不過來，心中自是一著急。於是又合著眼，打掃心頭，屏除一切，恍恍惚惚，在惠山光景，細看地方，卻是白衣庵。忽聽叩門聲音，裡頭有一個人，開門出去，不多一會進來的卻是秋鶴，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我想得你好苦。你如何做了姑子了？」蓮因心中酸痛，淌下淚來。秋鶴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要悶，現在你自己身子了，你嫁了我罷。」遂放出百般的內媚工夫來，一回替他倒茶，一回替他裝煙，一回替他捶背捧足，蓮因心中大動，便拉他並坐，說：「小祖宗我為你思想得好苦。」秋鶴道：「我們去睡罷。」便拽著蓮因的手，到房中剔亮了燈說道：「我有一件東西，給妹好看。」就在身邊取出一個小小冊頁來，面上寫的是翔鸞引鳳跨鶴扶鵬，蓮因忽然想著，這是在韻蘭處看見的，這麼我又到這裡，莫不是夢中？如此一想，驀然醒來，果然是夢，不覺哭起來了。湘君也在房中打坐方完，聽見後房蓮因哭聲，因推窗問道：「姊姊怎麼？」蓮因不便說出便道：「我想著玉成姊姊，待我這般情意，現在他這般光景，我所以替他憂慮。」這話把湘君瞞過了。蓮因只得睡覺，看官，湘君也是算得出過去未來的，如何這回瞞得過呢？也有一個原故。大凡神仙佛之流可以不算自知，若僅有了些道行，尚須算了方知道。湘君與蓮因彼此深信，斷不疑他，有這一節，心中不疑，就不算了。因此湘君也不知道，一宿不題。

次日起身梳洗畢，蓮因把信寄去了。想著隔夜的心事，游移不定，看了一回莊子要想達觀些，終不能達觀。湘君走過來笑道：「兩日沒同你下棋，今兒再同你著一局罷。」遂命小丫頭排起棋來，一面老媽子送上早點，大家用了些，方彼此對局。下了一個時辰，忽見秋鶴同蓮民過來，要問蓮因說，他們的像已捏好了七個了，他還是要出家的像，或是不出家的像？蓮因拈著一粒棋子，把秋鶴睜了一回，默默的想著，一聲兒不語。湘君倒笑起來了：「說你又不是聾子，他問你呢！要什麼妝束？」蓮因方悟過來，臉上微微的紅了一紅說道：「就照這個樣子罷。」因而湘君道：「這局棋給他們來，亂了一亂，下不完了，停一會再下罷。」蓮民道：「你們只管下棋，我們就去了。」說著便攜了秋鶴的手去了。方走出門十餘步，忽見蓮因迫到門前找秋鶴回來說道：「我和你以後相見要疏些，就是以後住到花神祠，若沒有要事，你也不用常來，這就算你青眼相看了。」秋鶴不解這個意思：「你是清淨法門，我總不敢輕造就是了。」說著同蓮民到柯華院去了。

人得門來，假母馬氏已在那裡笑迎出來道：「仲老爺四五日不來了，什麼貴忙？柔仙天天說你呢。這幾天客少，開消都不夠，老爺不來，便想來請。」又高叫道：「俊官替姑娘說仲老爺來了。」蓮民答應著，一直進柔仙房裡來，談了隔夜馬利根乘坐氣球的事，方知這個球到了寶山地界，將近常熟白茅口，便回來的。馬陽兩位姑娘，司了球靈，便神速進退自如。只見馬氏又進來說桑指槐的愁苦，蓮民道：「你不要多說，我本來要請一回客，你就先拿五十元去，我明兒或後天，就在這裡請客。」馬氏假意推著說：「仲老爺要請客，我同你辦就是了。到請客這日，賞也正好，何必急急呢？」蓮民道：「你也不用客氣，老老實實收了罷。」秋鶴道：「這幾天要趕緊把像做好，過了中元再說罷。」蓮民道：「也好。」便向馬氏道：「你這三十元，且收了，我過十五，不論何日，我來給你信。」又取出十元一張票道：「這個算預先賞他們的。」馬氏眉開眼笑的收了，說：「兩位爺，怕還沒用飯，在這裡便飯了去，我打發他們去做菜。」秋鶴道：「不用你費心，我們還要到工程上去呢，你有正經事你去罷。」柔仙把馬氏釘了一眼，一聲兒不言語。馬氏停了一回，看見無可插嘴，也就走了。

柔仙向蓮民歎息道：「我叫你這裡少來，你不聽，就是要請客，也不用先交五十元，又是十元賞賜。這等手鬆，你將來怎麼過

日？」蓮民歎道：「我豈不知這個緣故，因為怕你受他的氣，所以面子上好看些，也是沒法。」柔仙道：「誰教你勤來呢？來得勤了，他們自然有這些話兒了。」蓮民道：「現在五六日來一回，四五日來一回，也不算勤了。若再不來，我這心裡很不受用。」柔仙道：「如今若我死了，你也來看我？」說著眼圈兒就紅了。秋鶴道：「我當初同蓮因交密的時候，不要說幾天一見便是一天見了一回，還不舒服。到了晚上，好似沒籠頭馬似的，這兩隻腳不知不覺，總要向那裡走，及至見了，也沒什麼話兒。現今想起來，倒也好笑。」柔仙道：「人生相見的緣分，是有一定的。倘然緣分淺的，不可一時盡使完了，留些後來相見的地位，也就是治家節儉的道理。譬如好夫妻，你憐我，我愛你，果然是好。豈知把這個快樂，一時都享盡了，犯了造物所忌，或是男死，或是女死，傷寡幃亡，那時要求夢裡一見也不能的，何如留些有餘呢？書上說的君子之交淡如水，這個淡字最有意思。朋友的交情，最好是淡，惟其能淡，方可以濃。就如現在聲色貨利場中，酒肉笙歌，朝徵暮逐。有一個不喜趨奉的人，在後頭也不來爭榮，也不肯求辱。在熱鬧的時候看起來，好似他們趨奉的，人先意承旨真心愛我。豈知局中人到身敗名裂，生死利害關頭，那些趨奉的懼禍及身，都袖手而逃，或反從中下石，其肯替他，要死生盡心。力捍患難，倒是退在後頭。不肯隨眾趨奉的人，可恨俗眼不能識他是個忠臣義士呢。」秋鶴笑道：「柔兒柔兒自是可兒，你這篇議論，侃侃而談，從那裡來的呢？」蓮民道：「聞得昨日那位太太，也償識你，贈你一只百壽翠玉釧，同手帕一方，你給我們賞鑒賞鑒。」柔仙道：「在櫥抽屜子裡，你自己去取來看。」蓮民遂同秋鶴去取看，果然一件好東西，仍舊放好。又談了一回，把柔仙也勸慰了一番，遂一同到工去了。

到了七月十七，蘭生、黽士動身鄉試。十六日蓮民便在桐華院餞行，請了秋鶴、蕭雲、知三、仲蔚、伯琴、芝仙、友梅、介侯一班陪，客黽士坐下第一位，蘭生坐了第二，其餘挨次序坐了。蓮民坐了末位。議定今日不帶一人，只命柔仙為令官。酒至半酣，又要行令。柔仙道：「我有一個令，你們要行便行這個令罷。」蓮民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柔仙道：「我這個叫《四書》《水滸》令。你們願意行，我就飲一杯宣令。說《四書》一句，或兩句，再舉五個才人名一個。」黽士道：「好，你先說起來。」柔仙命俊官，專司基酒，自己便先飲一杯，然後說道：

日月逝矣，時遷。

秋鶴道：「好，不知可要賀不賀？」柔仙道：「不好的自己罰一大杯，好的各賀一杯。」於是大家賀了。秋鶴飲了門杯便說道：

今病小愈，孟康。

芝仙道：「好。」又各賀了。芝仙道：

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燕順

伯琴道：「這句是否賜切？」芝仙道：「上文是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。下文便是這兩句，你們看切不切？」仲蔚、介侯都說道：「好極，必要公賀的。」於是大家飲了。輪及仲蔚，仲蔚飲了門面杯說道：

移其粟於河內，河東凶亦然，施恩。

大家又賀了。友梅飲了本酒說道：

桃之夭夭，花榮。

知三道我說：

使子羔為費宰，柴進。

伯琴笑道：「知三門面酒未飲，要罰一杯呢。」柔仙道：「不飲門面酒，要罰三大杯呢。」知三道：「我忘了，饒了我罷，我來補飲這一杯。」柔仙道：「不許，要是你說個笑話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好極，叫他說笑話罷。」介侯笑道：「不差，他是說笑話的祖宗，就請啟齒，我們洗耳恭聽。」知三只得說道：「你們莫嫌俚鄙，我來說。」伯琴道：「你儘管說罷，橫豎沒忌諱的，奶奶太太不在這裡，就是柔仙他與蓮民也是老吃老做了。」柔仙笑著啐了伯琴一聲。知三道：「一個先生在人家處館，六月裡偶然在門縫裡張望見東家用的大丫頭在房裡洗澡，滿身雪白，這個陰戶，還沒有毛，看了實在可愛。這時候先生還沒有妻室，要想娶他，同東家說，東家猶豫不決。從此先生日日去望這個丫頭。一日又見他在那裡洗陰戶，先生正在張望，恰被東家撞見了，東家便發話道：『你原來為這個，要想娶他！這也容易，你把他這洗陰戶的水喝完了，我便把這丫頭捨你。』先生聽見東家心許了，要想這個丫頭，也沒法，只得答應東家。等這丫頭洗完了，便叫先生進去說，連腳底穢污都要吃乾的。先生只得慢慢的都吃完了，真真肚子裡頭脹了一飽。東家便把這個丫頭送了辭館，先生帶著回去，恩愛得很。不到十年，生了四位小姐，小女也是四歲了。家中房子窄牀鋪少，母女五個人睡在一牀。先生要想造百姓，也不方便了。一日正是熱天，先生獨睡在小榻上，起來要想去幹那件事，把牀上帳揭開，看見師母同四個小姐，都精赤條條，仰臥睡著。先生看並無自己藏身的空隙，遂歎了一口氣，做起詩來說，當初懊悔吃■湯，一到如今■滿牀，四口小■分四角，當中一個大■王。」說得眾人哈哈大笑，無不彎腰曲背。柔仙笑得揉著肚子，一手指著知三說：「促狹鬼，撕去你的嘴。連地上立的俊官，把壺裡酒也篩了出來，篩得柔仙一背心。柔仙回頭看了大罵，俊官慌忙，連著替他換衣服。柔仙只得走到更衣處換了。俊官還替他擦背，亂了一回，方再入席。眾人也笑定了，方聽蕭雲說令：

父為大夫，子為士；父為士，子為大夫，公孫勝。

柔仙道：「有些勉強，我們不賀。」蘭生飲了酒說道：

後生可畏，童威。

眾人賀了，黽士飲了門面酒，說道：

曾子曰唯，魯達。

眾人道好，又賀了。介侯飲了酒：

不嗜殺人者，能一之魏定國。

眾人道好，又賀了酒。伯琴喝了令杯說：

節彼南山，石秀。

柔仙道：「也不甚好，不能賀。」蓮民喝了酒，收令說道：

金聲而玉振之也，樂和。

大家說收得好，該賀。大家又賀了。蓮民笑道：「為時尚早，我也有一個令，行完了再散席，好不好？」蕭雲笑道：「隨便你，但是酒飲了呢。」柔仙道：「我不飲的，還可以用幾輩，何妨你的？」仲蔚道：「行令則可，惟不許嚙嚙，耽擱工夫。」伯琴道：「你且說好行則行，不好行我們來拇戰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任憑你們怎樣拇戰便拇戰，行令便行令。」黽士道：「我也都可以使得。」友梅道：「還是行令罷。」芝仙道：「就行令，蓮民且說。」蓮民笑：「我這令，很容易呢。做四書合名令，用兩句定了一個格或巾箱或連理，或並頭並蒂，湊成一古人名。」於是飲了一杯說：「巾箱格宋小國也，事之以珠玉，是宋玉。」秋鶴道：「這個卻嫌太寬，我們要限定六朝人方好。」蓮民道：「就是單用六朝人，我說王之臣，惡得為恭儉，王儉。」秋鶴道：「我也是巾箱格，徐子以告夷子，居於陵，徐陵。」蘭生道：「我說並頭格，陶以寡潛雖伏矣，陶潛。」伯琴道：「我說巾箱格，聞文王作樊遲未達，聞達。」眾人說道：「聞達這個人是否是六朝人？」柔仙道：「我也熟得很，恐怕是的。」知三斟了三大杯，送到伯琴面前笑道：「你喝了罷，本來要罰十杯呢。」秋鶴笑道：「這三杯應該罰了。」伯琴道：「難道六朝沒得這個人麼，就是非六朝人，這個人總是有的。」柔仙道：「嚇，原來是大刀聞達。」伯琴拍手道：「不差，是大刀聞達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不差不差，該死該死！你快些喝罷。你把《蕩寇志》上的人，都請了出來，還算你淵博呢。」眾人想著，大家笑起來，伯琴只得罰了。友梅道：「說連理格，與之庾信斯言也，庾信。」柔仙道：「我說連理格，侯來其蘇小人之過也，必文，蘇小。」秋鶴道：「你既女人很切，我來賀

你一杯。」蓮民道：「我也賀你一杯。」芝仙道：「我說並頭格，何以報德孫以出之，何遜。」知三道：「我說並頭格，沈猶行曰約我以禮，沈約。」介侯道：「我說連理格，其父攘羊，侃侃如也。」蕭雲道：「我也說並頭格，殷人以粟，浩浩其天，殷浩。」仲蔚道：「我說連理格，等百世之王恭，而無禮則勞，王恭。」大家又飲了一回，方才散席。

只聽南院笛韻悠揚，歌聲宛轉，蘭生便要走過去。柔仙阻住道：「你為何這樣冒失？他們也有客人借屋子請客呢！你們通不認得，怎麼好去見他？漱藥今日大施食，要是去看看還不妨。」蘭生便掃了興，又坐了一會，喝些茶，方各散去。秋鶴、蓮民選到工地上去監察，知三、介侯、莊氏弟兄去坐馬車了，芝仙自回公館，蕭雲、暹士、蘭生去看了一回和尚齋事，見人數濟濟忙亂異常，略坐了一會兒，便退出來，蘭生道：「我們到幽貞館處玩玩。」蕭雲道：「也好。」三個人遂即走到華仙館，那韻華同侍紅在凌霄那裡，錦香齋裡只有一個小丫頭名錦兒的在那裡擦壁上的著衣鏡，腳下接著一個小杌。蘭生等一逕走到佩纓房中。佩纓正同伴警督著兩個小丫頭，檢點送人的禮，都是些客人鄉試動身，韻蘭去打抽豐的。看見蘭生等進來，佩纓笑道：「來得不巧，你今日是在柔姑娘處散席，倒還早，我家姑娘有東西送你二位孝廉公，還有仲蔚的，已打發人送去了。」一面叫他們請坐，蕭雲道：「你這麼忙，倒來擾動得不當呢，我們就去罷。」佩纓道：「略坐一坐去。」又到東首一間去，向蘭生招手。蘭生便走過去。佩纓笑道：「剛才送來東西，我也有幾件，另用一個籃兒，你回去看。場裡頭可以用得，就是要吃，也不費手腳，蝦子醬油，純用麻姑湯煎的，麻姑脯也還可以吃。火雞糕防要變味，就在船上或寓裡吃罷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多謝姐姐費心。」佩纓道：「你明兒動身，我不來送你，場裡多帶些衣服東西，寧可少吃些。總而言之，諸事留心，望你秋風報捷罷。」蘭生聽了這些話，覺得萬分親切，感激莫名，覺得有千萬句言語，便在心頭一時說不出來，只得怔怔的執著佩纓的手，叫道：「好姐姐，我不知怎樣報答你的情，你也要保重。」說著只聽暹士叫道：「蘭生你們體己話說不了麼？我們要走了。」蘭生把自己的臉面向佩纓的臉面上提著說道：「好姐姐，我去了，你不要記掛著。」佩纓眼圈都紅了，蘭生只得出來。蕭雲笑道：「你明兒走你的，佩姐姐，捨不得你走呢。」蘭生紅著面，說走罷。於是一同出來，看見錦兒，還在那裡擦這個鏡。佩纓不能送了，伴警送三人到外邊，三人自去不題。

卻說這日凌霄那裡宴會，園裡頭姑娘，不過珊寶、燕卿兩人未去。到了上燈後，珊寶想要去找燕卿，要到漱藥去看放焰口，恰好燕卿到延秋榭來。珊寶大喜，便同燕卿從斜橋過來，聽得霽月在裡頭罵人。於是走進去，見錦香齋一架著衣鏡，倒在地上，鏡還幸未碎，一個大磁瓶，倒跌碎了，橫在地上，潑了滿地的水，同幾枝夜來香。錦兒給霽月打了一個巴掌，嚇作一團，在門口哭。小蘭、伴警同兩三個丫頭媽子，在那裡看。珊寶便問怎麼。霽月道：「我們姑娘還未回來，珊娘娘、燕姑娘你看這個小蹄子臭浪貨，今兒佩纓叫他擦這著衣鏡，倒擦上了許多鉛粉灰。現今佩纓去看姑娘去了，我要他重擦，他喪良心不得好死的，把只個鏡兒都擠了下來，把珊姑娘送給我們這個花瓶，都跌碎了。回來姑娘到家知道了，反說我們不是，你們二位想想可恨不可恨？」說著還要去打。錦兒哭道：「不敢了，姑娘饒了我罷。」珊寶勸道：「霽妹妹你也不是打他的事，幸虧這鏡子未破，你們幾個人，就上好了。這個花瓶本來一對，一個還在我那裡，你去問玉憐取了過來，不用給韻丫頭知道，免得又要生氣。小丫頭年輕，知道什麼，賠也賠不起，打死他也沒用。他也是老子娘生出來的，可憐見的，饒了他罷。」錦兒就向珊寶哭求道：「好姑娘救救我！」燕卿道：「姑娘說了，你去把他的花瓶叫人抱來，不要自己拿，再打碎了。」又向小蘭道：「你們快把這鏡子裝起來，免得再叫韻蘭知道。」霽月謝了珊寶，珊寶便同燕卿出來。從柳堤一直進柯華院門前，裡邊還自熱鬧，二人一直來漱藥，聽裡邊和尚，正在念梵語，撞擊鐘鏡。將到盒前，珊寶道：「你立著等一等我，我要小遺呢。」便從小徑到山子石後，一株梧桐樹下，蹲著。時月色昏黃，煙霧微微的籠著一帶叢柳。燕卿要想嚇，珊寶笑道：「完事麼？仔細你看，山洞有人呢。」珊寶一聽果然是有人聲塞索似踐著石子的聲音。這個一嚇，就起身走，兩隻手提著褲，急急走到堤上，心裡頭鹿鹿的撞，就是這個時，假山洞裡，果然黑魃魃一個男子模樣的奔出來，奔漱藥向北逃去了。身上好似穿著短衣。不一回，只聽得公館後面狗叫。兩人大驚惶，又有一個人，穿一身黑衣出來，從草徑裡向東北，也到柳堤上，一直向北，在漱藥一閃，便不見了。這個人離燕卿立處較近，看得稍為親切，是一個年輕女子，但面向著北，其行如飛，所以辨不出是誰。珊寶嚇得走不動了，燕卿膽子較大，也不覺心頭裡突突的不定。原來燕卿本沒見山洞裡有人，不過要同珊寶玩，那邊虛心的人，以為果被他看見，便逃散了。二人停了一回，方才驚定。珊寶道：「到底是誰沒廉恥，幹這件事，可見園裡的人太多了，性情不齊幹這些把戲。」燕卿道：「這個女子，在漱藥前一閃，便不見了，莫非是屋裡的人？」珊寶道：「姐姐這句話，你只好藏在心裡，千萬不可告訴人，蓮因、萱宜都住裡，知道了要釀大禍呢。」燕卿道：「他走得飛快，這個身段，也看不出長短，同萱宜彷彿。」珊寶道：「這句話更不好說，也莫存這心，他是千金小姐，怎麼好疑到這個上頭。」燕卿道：「我也知道，你我兩人，曉得就是了。」珊寶道：「不但是這個我知你知，現在所見的，也不能告訴人。到了那裡，只當沒事一樣。」燕卿道：「理會得，我們走罷。」珊寶道：「我褲還未曾繫好，再立一立。」於是又少停一會。

二人到湘君屋裡來，湘君在那裡拜佛。舜華、蓮因兩個人，接了出來，讓到屋裡坐。萱宜丫頭琴娘送茶來，笑問道：「兩位姑娘，看見我們姑娘麼？」珊寶方要接口，只聽舜華道：「他到柯華院去的，剛才來了說的。」萱宜也走出來，彼此問了好。珊寶看萱宜，穿著一件雪紅紡綢洋金花邊時鑲單衫，元色鐵線紗臂，下身穿著彈墨紫灰紡綢散管褲，手中執著一柄宮扇，簪著夜來香圓球，生得粉頰桃腮，紅白相間。珊寶笑道：「姑娘這柄宮扇，就是我畫的麼？」萱宜笑道：「正是姑娘送我這柄扇，還沒謝，到費神得很，緩日奉酬了。」燕卿笑道：「萱姑娘這麼小事要謝，前兒送我的杭州東西，我也沒謝呢。」萱宜笑道：「算什麼！」蓮因道：「兩位來了，我們前去看施食罷，法座已經設好了，方丈恐怕就上台呢。」

於是大家走到外邊，客堂背後，只見客堂門口，方丈已經登台，兩邊坐了八個僧眾。桌上放了些鐘磬鑊鉢，點著四枝紅燭一爐香。方丈是從焦山請來的，年約四十餘歲，頭戴昆羅帽，兩條白飄帶，從肩上垂下，身上穿著一件黃緞緯金八寶袈裟，垂肩閉目，兩手合十口中念道：

吉祥會啟，甘露門開，孤魂佛子降靈來，聞法赴香齋，永脫輪回，幽暗一時開。

念畢伴文僧打鐘點鼓，口中大家和著。外邊看的人，擠滿一地，都是園裡頭的園丁老媽子小丫頭之類。凌霄那裡，席散之後，韻蘭、文玉、幼青也走過來看。大家迎接入坐，又談了一回席上的話，珊寶、燕卿並不敢提起一聲，一則心裡疑惑，一則恐怕多事，人家知道了要抱怨，三則若被韻蘭知道，查究起來，反被說不太好。只聽方丈把響牌一擊，又念道：

東方世界阿闍佛。

下首伴文僧接念道：

唵嘛呢吽，其身青色；唵啞呢吽，放光明；吽吽，唵嘛呢吽。

方丈念道：

手節執持金剛杵。

伴文僧接念道：

唵嘛呢吽，眾等志心；唵啞件稱贊禮，吽吽，唵嘛呢吽吽。

方丈又念道：

南方世界寶勝佛。

伴文僧又接念著，方丈又念起句，伴文僧又接後文，只聽得念道：

唵嘛吽其身赤色；唵啞吽，放光明；吽吽，唵嘛呢，唵手節拉。持牟尼寶；唵嘛呢吽，眾等志；唵啞呢，稱贊禮；呼呼，唵嘛呢吽。

以後又西方彌陀佛，北方成就佛，中央昆羅佛，手節執持，各有不同。僧眾隨念隨接，鐘磬之聲，不絕於耳，直念到一心朝請，金烏似篆，玉兔如梭，想骨肉以分離，觀音容而何在，初名香，初伸召請皇清某某姓，某某云云，三請之後，方是開獄召

鬼。這時看的人愈多了，僧人聲音又好，真是羅綺叢中別開的生面。直到夜半，眾人方散，各自回去。

且說韻蘭回到屋子裡，連忙去換衣服，伴馨服侍，舀了水。小蘭、霽月等把錦兒這件事瞞起了，韻蘭並不知道。遂問佩纒說道：「天氣漸漸涼了，我明天要住到春影樓去，你早些同我安排。」佩纒道：「我打諒姑娘早晚要遷，先已整頓好著，我昨兒也在姑娘的樓上呢，姑娘今兒要去便去。」韻蘭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也好，我今晚就搬去罷。」佩纒就一迭連聲，吩咐樓上點燈，韻蘭又問秋鶴的兩套袂衣服做好沒有。佩纒道：「熟羅夾衫，同夾紗褂，都送去了。寧綢夾袍子，說還要四五天方好，橫豎天氣尚暖，這時候用不著，過了四五天再去催。」韻蘭道：「你明兒問聲秋鶴，法蘭絨短衫褲，要做幾多長，他的身腰是大的，我想現在不用過大。問他到底照現在時式做，還是仍照舊式，尺一腰身，四寸半袖管呢。」佩纒答應著。霽月又把送禮的事回了說：「仲蔚、隄士那裡受了蓮心桂糕兩種，顧府上全受了，太太說謝謝姑娘。請姑娘閒了到他園子裡去玩。」韻蘭微微的點了頭，一聲不言語，伴馨立在旁邊裝水煙。韻蘭吸了一口，搖搖頭便立起來，侍紅便問樓上的燈點了麼？外邊小丫頭回道：「都點好了。」於是侍紅、霽月兩個擎著東洋蠟玻璃，在韻蘭前邊引導著，佩纒、伴馨、錦兒，有拿煙袋的，有捧茶壺的，有拿衣衫的，把一個千嬌百媚福德莊嚴的蘇韻蘭，捧擁到春影樓上。韻蘭命把南窗暫時開了。這夜是七月十六黃昏時候，尚是冥冥白露，這時忽然晴霽，月色如銀。佩纒侍紅、霽月、錦兒等見無所事事，退了下來各處安息。伴馨的房，本在樓上，還伺候著。那下面洋式房裡東西，自有佩纒備著。

韻蘭坐在窗口，看天上雲淨天空，纖塵不染，這一九秋月異樣光明，競圓到心坎兒裡來了。姑娘撫景感懷想著父母，及從前同母親流離遷徙的苦死，後自己一人受的患難，而今雖是受用已極可，奈母親已死，不在身邊，好叫他享一日的福。賈倚玉在那裡，雖叫秋鶴遍托朋友打聽，至今仍無消息，大都已是磨折死了。我身若歸秋鶴，他果然願意，必是極能體貼的，但恐倚玉萬一尚在，他日回來，我還是和秋鶴分，還是不和秋鶴分，終是不了的局面。想到此處，不覺滴下淚來。伴馨看他這般，就知是想著從前的遭際了。因勸道：「姑娘這時候也算到了天上了，何必再想從前時候？已是一點鐘了，請安處罷。」韻蘭歎了一口氣，也不作聲，停了一回，便叫伴馨：「你看參湯燻暖不暖，若暖你先去睡，不用你伺候。」伴馨又去把手試一試，覺得尚熱，便去倒了一杯來給姑娘喝，他先去睡了。韻蘭獨自一人坐著，心裡覺得厭煩，便去櫥隔裡取畫的幽貞館寫韻圖冊頁，在燈下展看，初起數頁，是幽貞館寫韻圖六個北魏書大字，每一頁兩字，是四明居士寫的，後面兩張畫冊，一是自己畫的，一是靈鸞畫的，後面一篇小敘，是醉石生的手筆，最後方是題圖詩詞，韻蘭從頭至尾看下去。

高陽台 秋鶴敬題

院閉苔香簾，篩月細瓊窗，閒煞鉞鉤，冰洗禪心。瑯■戛戛搖秋，三生種就想思，子蕩柔懷倦倚薰，篝怨靈修薄命，憐儂嫩約難留。蠻箋擊玉，親題字奈搜腸刻骨總是離愁，小劫華■春風，冷落紅樓湘蘭。老去癡魂在寄，天涯盡盡網繆，恨悠悠仙侶，文蕭縹緲瀛洲。

丹徒嚴良翰伯屏

黃浦江頭萬縷斜，幾多飛絮逐塵沙。行人莫詠香山句，柳色春藏蘇小家。
也憑征台侍歌筵，不染淤泥一朵蓮。未可冥冥疑墮行，芳名允合配蘧賢。
生長名門只自傷，懶將憔悴說姬姜。彩鸞寫韻鐘陵謫，且了塵天劫一場。
慘綠題成欲斷魂，未經握管暗聲吞。玉蕭再世期珍重，紙背千秋血淚痕。
讀到桃花賦感崔，離魂倩女亦疑猜。回春不待鄒吹律，尚有溫家玉鏡台。
漫說才名似若蘭，回丈淒惋錦心殫。陽台倘得蓮波寵，不屑璇圖寄羽翰。
平生滬瀆未維舟，湘水迢迢作楚游。羨彼妝台親執贄，定饒豔福幾生修。
近聞幕府客青袍，郵寄征題越漢臯。無限美人香草意，吳淞江上讀離騷。
東城方寶樹金縷曲

窗竹將秋到，聽瀟瀟淒風冷雨。畫樓人情慣織回文，三尺錦休共魚沉雁杳。正日送飛鴻，遠道此去湘沅。蘭芷在趁斜陽合把靈均弔，兩地裡愁多少。簪花字格黃庭妙，有幾輩尚書博士，輪君窈窕。舊住吳宮花徑，勿別後都成詩料。再莫遣，蟬娟誤了回首天真一夢，願文蕭早放遊仙，掉倩彩筆眉痕掃。

韻蘭看了這闕詞，一往情深，真是以古道相助。因歎道：「詞雖極好，那裡知道我還有賈姓這端■葛呢？」正想著，忽聽樓外一片聲喚起來，韻蘭吃了一驚，便走到樓窗邊，向著樓下問道：「怎麼？」未知樓下何事，請看第四十三回便知分曉。